



北大荒人

牡丹江农垦局话剧团集体创作

小范执笔



北大荒人

(五幕话剧)

牡丹江农垦局话剧团集体创作

小荒执笔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剧本《北大荒人》纪录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我国人民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向大自然展开顽强战斗的一个场面。作者通过剧中人物——农场党委书记高建民与副场长纪庆山的思想冲突，生动地描绘了在建设过程中先进与保守思想的斗争。高建民准确地掌握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坚决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终于使荒凉的雁窝岛变成了北大荒的富裕粮仓。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781·42·3,000 印张3 5/8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插页4

1964年1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900册 定价(4) 0.3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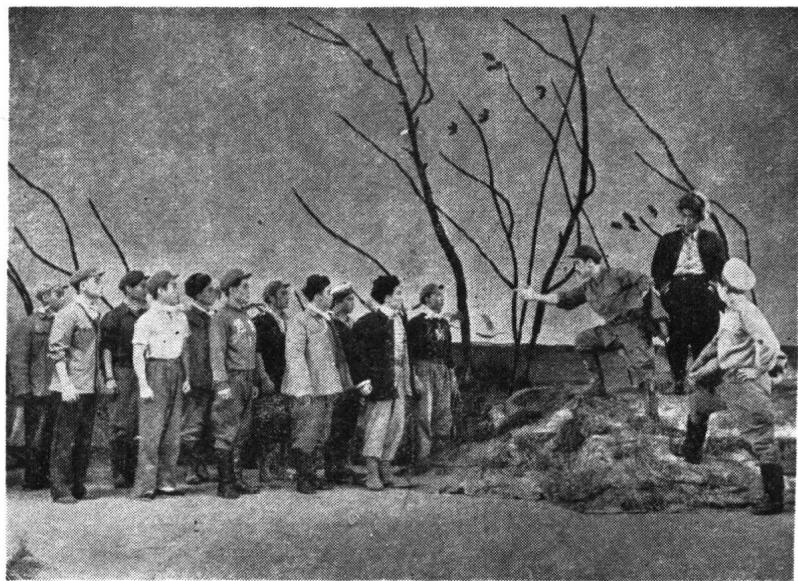


第一幕 黃老清：“就是高書記，他就是！”

黃老清（左，周 同飾）

燕 子（中，袁 玫飾）

高建民（右，康 民飾）



第三幕 高建民：“機車拉进島去，就是胜利！”



第四幕 紀庆山：“……一块儿下地点豆子去！”

紀庆山（左一，于紹康飾）



第五幕 高建民：“老紀！沉重的教訓哪！”

牡丹江农垦局話剧团1960年演出剧照

人 物 表

高建民——农場党書記兼場长。

紀庆山——农場副場长。

老 車——机务排长。

江志紅——机务排长。

黃老清——猎人。

燕 子——黃老清的孙女。

胡云鵬——农場統計員。

刘学軍——老車的助手。

尤 通——老車排里的包車組长。

吳 华——江志紅的助手。

韓长兴——机务排长。

魏大成——机务排长。

拖拉机手們

男女职工們

少先队员們

新来的青年們

第一幕

一九五八年二月，旧历正月十五。

风声呼啸，大幕徐徐拉开。

舞台上面是一座地窖式的宽敞的木屋，屋顶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屋顶呈斜坡形，和一望无垠的大雪原连接在一起，坡上长出一些蒿草和树茅子，被风吹得摆来摆去。

木屋內全暗，只有后壁上的小玻璃窗上见些亮光，玻璃上满是冰碴，隐隐可见屋檐上垂下来的冰柱儿。小窗的左面是屋門，門口有几级土台阶。右侧是通向里屋的門，門口挂着布帘儿。屋中陈设着简陋的木制的结实小桌，冷冷清清，好似没有人住过。

天色黄昏。晚霞在蓝天银地之间抹上了几笔玫瑰红，真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一台拖拉机的声音由远而近，慢慢停住了。人的喊声传来：“高书记！高书记！”

江志红、胡云鹏上。江志红一身海军棉衣，腰束皮带，斜背小马枪，威武精干；胡云鹏皮衣皮帽，臃肿不堪。

江志红 高书记！高书记！

胡云鹏 高书记！

两个人登上斜坡，侧耳听着。

胡云鹏 还是没有！这鬼地方儿，没边儿没沿儿的，找人都不好找！（下坡，发现木屋的门）哎！江志红！这儿有座屋子哎，进去，暖和暖和去！（推门就进）有人吗？老乡！老乡！没人哪？

江志红 （也跟进来）东北式的地屋子，真不错！

胡云鹏 （掏出手电照路下了台阶，一屁股坐在最下一层，大松了一口气）好家伙！刚才这阵大烟儿炮刮的，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简直就跟进了迷魂阵似的……唉！（又站起跺脚）屋里还这么冷……

江志红 （早下了台阶，看了看胡云鹏，心中好笑）老胡啊！还嫌冷啊？你瞧你穿着絨衣絨褲、毛衣毛褲、棉衣棉褲，外边还套着皮大衣，圆的都成了个球儿啦！

胡云鹏 （一本正经）我的江志红同志，这儿是北大荒，不是你们江南！（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寒暑表）瞧见没有？零下二十九度五哇，电气冰箱里才零下二十七度呀！

江志红 我倒不觉得怎么冷！

胡云鹏 （收起寒暑表）哼！谁冷谁知道！（用手电乱照）这屋子也不知道有人住过没有……（突然照到一个黑家伙）哎呀！我的妈呀！（拔腿就跑，连跌带爬到了门口。）

江志红 （也吓了一跳，急摘枪退至门口）怎么了？

胡云鹏 （恐惧已极）熊！熊……

江志红 （推子弹上膛）在哪儿？

胡云鵬 (手电照去)那不是……

江志紅开枪，靜場。

胡云鵬 怎么不动弹？

江志紅 死了吧！(要过去看。)

胡云鵬 哎！听说狗熊一枪可打不死，再给它两枪！

江志紅又推上子弹，上好刺刀，慢慢走过去。

胡云鵬 小江！留神哪！

江志紅走到黑家伙跟前，用刺刀挑了一下，未見动，仔細察看。

江志紅 (松了一口气)嘻！早开了膛了！(用脚踢了踢)都冻得“帮帮”的了！

胡云鵬 (才松了一口气)死的呀！他媽的見鬼，吓了我这一大跳！

江志紅 这可能是个打猎的住的地方！

胡云鵬 (走过来，发现脚下火盆)火盆儿！还有火亮儿哪！
(蹲下吹火。)

江志紅 老胡啊，咱们还得走哇！

胡云鵬 (很不乐意)好容易找着个背风的地方……瞧！这火已经着起来了！

江志紅 咱们已经掉队了！(走过来)找高书记他们要紧，走吧！

胡云鵬 (站起来，赌气地把木柴一扔)走！（掩上衣襟，举步上台阶，刚拉开门……）

燕子象一只离弦的箭猛然出现在门口。这是个头戴白色长毛皮帽，身着白色毛皮衣裤的年青姑娘。

胡云鹏 (大惊，退下)小江……(闪到江志红身后。)

燕子 (横枪在手，厉声大喝)你们是干什么的？

江志红 我们是农场来的，迷了路，进屋来暖和暖和……

燕子 (态度有些缓和)农场来的？(走下台阶，把枪挂在墙上，白色长毛帽子摘下，把盘在头上的一只长辫子朝后一甩。)

胡云鹏 (惊愕)是个姑娘！

江志红 你是打猎的吗？

燕子 不打猎住这儿干啥！

江志红 就你一个人？

燕子 还有我爷爷！(看了看江志红手中的枪)刚才是你们打枪吗？

江志红 是啊！

燕子 打着什么了？

胡云鹏 (指死熊)那不是……

江志红搔了胡云鹏一下。

燕子 (认真)什么？那是我打的，不信你们来看看，都开过膛了，熊胆都拿出来了！

江志红 (笑了)姑娘！你放心，我们不要……

燕子 要可也得行啊！哪儿有打熊瞎子上人家屋儿里打的！

胡云鵬（笑嘻嘻地）是这么回事，刚才我們把它当成活的了！

燕子（根本瞧不起他們）活的？要是活的早把你們俩坐屁股底下了！（走过来加柴，命令地）烤火吧！

江志紅（跟过来）姑娘！我們一块儿来的还有两台拖拉机，叫刚才一陣暴风雪刮散了，你看见沒有？

燕子 沒有啊！

江志紅 哦……老胡，咱們走吧！

胡云鵬（正蹲着烤火，很不乐意走）小江……

江志紅 姑娘！再見啦！（朝門走去。）

門外传来一声呼哨，江志紅、胡云鵬二人怔住。

胡云鵬 这是什么？

燕子（不答話，把二指往口內一放，回了一声呼哨）爷爷！

（大喊着飞跑出屋去。）

屋外老人的声音：“燕子！誰打枪啊？”

燕子的声音：“农場来的同志！”

黄老清走进屋来，这是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尺許的銀須

飘洒在胸前，精神抖擞。

燕子（跟进来，用手指着）他們！刚来又要走！

黄老清 嗯？

江志紅 老爷爷，我們打搅您老啦！

黄老清（不乐意地）你說啥？

胡云鵬（以为老人沒听见，大声）他說打搅您啦！

黃老清 我聽見啦！大正月的，來客人熱熱鬧鬧有啥不好，什麼打攪不打攪的，不准說這個！

燕子 他們還有兩台拖拉機，叫大煙兒炮刮散了，要去找……

黃老清 這麼大地方兒，哪兒找去？在外頭高坡上點一把火，燒紅半拉天，二十里開外都能瞅得見！

胡云鵬 他們瞅見火就找咱們來了，高！這法兒高！

黃老清 （把槍給燕子）燕子！給客人燒水！（對江志紅、胡云鵬）你們二位這兒歇着！（門後摸出一把斧頭走出屋去。）

江志紅 老爺爺！我們自己來……（急追出屋。）

胡云鵬 （跟到屋門，對外喊）我在这兒幫着燒水吧！

燕子 （加柴，準備燒水）哎，你們農場也出來打獵呀？

胡云鵬 不！我們是農場的勘察小組，我是搞統計工作的。那個是拖拉機手兒！

燕子 拖拉機手兒？好像個解放軍！

胡云鵬 就是部隊上來的嘛！他原來是海軍少尉，魚雷快艇的艇長，又是神槍手，百發百中啊……

燕子 你呢？

胡云鵬 （沒防這一問）我？……嗯……我們倆一文一武，工作性質不同！

屋外傳來幾聲狼嚎。

胡云鵬 （胆怯）這是什麼叫喚？

燕子 （無所謂地）狼！

胡云鵬 这鬼地方！……姑娘！这儿野兽这么多，你们
老的老，小的小，呆在这儿就不害怕？

燕子 那有什么害怕的？（看了看胡云鵬的样子）怎么？你
害怕啦？

胡云鵬 （忙做镇静）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燕子 （猛指胡云鵬身后）哎哟！你身后边那是什么？

胡云鵬 （吓得边躲边喊）哪儿？什么？什么？

燕子哈哈大笑。

胡云鵬 你……别开玩笑啊！

燕子笑得直不起腰，江志红，黄老清二人进屋来。

黄老清 傻丫头！光知道笑，来客人了知道不？

燕子 知道哇！

黄老清 知道不拿酒来？

燕子 哎！（飞跑进里屋。）

黄老清 （招呼二人）来，坐呀！小伙子！我一瞅见咱们部
队上的人哪，心里头别提多热乎了！哎？（大喊）燕子！

燕子端一托盘走出来，还点了一根红蜡烛。屋内添了一
片红光。屋外天色黑下来，云海里涌出一轮圆月。

燕子 （埋怨地）等人家把蜡点上啊！

黄老清 对！过灯节儿点红蜡，这可是老规矩！（帮燕子把
托盘中的酒肉放到小桌上）没什么好的，麝子肉，炖了
一天了，喝酒，暖和暖和！

胡云鵬往前凑，见江志红没动，又退回来。

黃老清 唉！同志，怎么不吃啊？

江志紅 老爷爷！我們自己帶着哪！

黃老清 你們那先留着！俗話說：碰上打獵的，氣死賣肉的。吃！

江志紅、胡云鵬仍不動。

黃老清 我知道，咱們解放軍的規矩，不許動老百姓的東西。可我这个老百姓啊，也有个規矩，你不吃不行。吃，吃，吃！（拉江志紅入座。）

胡云鵬 小江，我看咱們就到哪儿隨哪兒的規矩吧！

黃老清 哎！還是這同志說得對。

三人入座，燕子又送來几把獵刀，插在肉碗里。三人飲酒。

江志紅 老爷爷，这儿离雁窩島还有多远？

燕子 不远！七、八里地，我們就是剛打雁窩島回來。

黃老清 （止住燕子）你們要到雁窩島干啥？

江志紅 開荒，種地，辦農場！

黃老清 在雁窩島？……

燕子 哎！雁窩島上雁蛋可多了！……

黃老清 （止住燕子）你們說要在雁窩島上辦農場，這話可是真的？

江志紅 （微笑）那還能說假的？我們現在就是勘察來了。

黃老清 好！有眼力！你們可真有眼力啊！雁窩島那可稱得起是塊寶地呀！

江志紅 听說島上有十万亩最肥的地！

黃老清 一点儿不假！那土哇，漆麻儿烏黑，一把能攪出油来，島上长年累月积下的鳥糞也有个一尺多厚，三年五年不上肥都能长出好庄稼来……可就是有一样儿，不好进去呀！

江志紅 怎么不好进？

黃老清 如今地上着冻还好說，等开春儿一化冻，这雁窩島的三面儿都是大河……人就別想进去呀！

江志紅 河怕什么的？我們农垦局正打木船哪！

黃老清 船？哈……快別提船了，那河不光寬，沒有河道，柳茅子又多，河水是一会儿急，一会儿緩，一会儿深，一会儿浅，有名儿的七險十三湾，还有五里半的“迷魂陣”……記得伪滿康德六年，日本鬼子想进島种大烟，翻了七八只船哪！

胡云鵬 好家伙！

江志紅 哎！那不是还有一边了嗎？

黃老清 那一边就更指望不得，那一边儿是大酱缸！

胡云鵬 什么？大酱缸？

燕子 啊！就是一片大泥塘，那泥呀，就跟酱缸里的面酱似的，上边有这么一层草皮子，人在上边走，四边老远的地方都跟着你忽悠忽悠儿直顫，可好玩儿了！

黃老清 好玩儿？掉下去可就不好玩儿了！小伙子，我